

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

WEN XUE MING ZHU BAI BU

中华
文学
名著百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齐豫生
夏于全

主编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第六十四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杜芳清

封面设计：张诗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. 第 64 部, 古典小说篇/齐豫生, 夏于全主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0. 4

ISBN 7-5371-3677-7

I. 中... I. ①齐... ②夏... II. 历史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

IV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8844 号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齐豫生 主编
夏于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 83000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 册

ISBN7-5371-3677-7/I·1347 全套定价: 398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

第六十四部书目

水浒传(上) (1)

第六十四部目录

水浒传·上

-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
洪太尉误走妖魔 (1)
-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
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(7)
-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
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(20)
-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
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(27)
-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
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(37)
-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
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(44)
-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
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(51)
-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
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(58)
-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
林冲棒打洪教头 (63)
-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
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(71)
-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
林冲雪夜上梁山 (77)
-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

- 汴京城杨志卖刀 (83)
-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
青面兽北京斗武 (88)
-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
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(93)
-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
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(99)
-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
吴用智取生辰纲 (106)
-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
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(114)
-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
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(122)
-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
晁盖梁山小夺泊 (130)
-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
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(138)
-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
宋江怒杀阎婆惜 (146)
-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
朱仝义释宋公明 (154)
-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
景阳冈武松打虎 (161)
-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
郓哥不忿闹茶肆 (168)
-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
淫妇药鸩武大郎 (186)
-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
供人头武二设祭 (192)
-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
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(201)
-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

- 施恩义夺快活林..... (207)
-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
武松醉打蒋门神..... (213)
-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
武松大闹飞云浦..... (218)
-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
武行者夜走蜈蚣岭..... (226)
-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
锦毛虎义释宋江..... (233)
-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
花荣大闹清风寨..... (244)
-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
霹雳火夜走瓦砾场..... (251)
-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
小李广梁山射雁..... (259)
-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
揭阳岭宋江逢李俊..... (267)
-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
船火儿夜闹浔阳江..... (274)
-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
黑旋风斗浪里白条..... (282)
-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
梁山泊戴宗传假信..... (291)
-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
白龙庙英雄小聚义..... (302)
-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
张顺活捉黄文炳..... (308)
-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
宋公明遇九天玄女..... (318)
-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
黑旋风沂岭杀四虎..... (325)
-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

-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····· (335)
-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
石秀智杀裴如海····· (343)
-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
拚命三火烧祝家店····· (353)
-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
宋公明一打祝家庄····· (360)
-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
宋公明两打祝家庄····· (369)
-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
孙立孙新大劫牢····· (374)
-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
宋公明三打祝家庄····· (382)
-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
美髯公误失小衙内····· (389)
-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
柴进失陷高唐州····· (397)
-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
李逵独劈罗真人····· (404)
- 第五十三回 人云龙斗法破高廉
黑旋风下井救柴进····· (413)
-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
呼延灼摆布连环马····· (420)
-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
汤隆赚徐宁上山····· (426)
-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
宋江大破连环马····· (433)
-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
众虎同心归水泊····· (441)

施耐庵

施耐庵，元末明初小说家。《水浒传》作者。传为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生平事迹，旧籍记载绝少，传说亦多参差。据《兴化县志》载明人王道生撰《施耐庵墓志》，谓系苏州人，后迁淮安，元至顺进士，卒于明洪武初，年七十五。但对此说怀疑者颇多。

水浒传 上

楔 子

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话说这八句诗，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，姓邵讳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所作。为叹五代残唐，天下干戈不息。那时朝属梁，暮属晋，正所谓：朱、李、石、刘、郭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都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。后来感得天道循环，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。这朝圣人出世，红光满天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宽洪，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：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。那天子扫清环宇，荡净中原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。九朝八帝班头，四百年开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尧夫先生赞道：“一旦云开复见天。”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。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，是个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风云气色。一日，骑驴下山，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，听得路上客人传说：“如今东京柴世宗，让

位与赵检点登基。”那陈抟先生听得，心中欢喜，以手加额，在驴背上大笑，撇下驴来。人问其故，那先生道：“天下从此定矣。正乃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”自庚申年间受禅，开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传位与御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传位与真宗皇帝。真宗又传位与仁宗。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，降生之时，昼夜啼哭不止，朝廷出给黄榜，召人医治。感动天庭，差遣太白金星下界，化作一老叟，前来揭了黄榜，自言能止太子啼哭。看榜官员引至殿下，朝见真宗。天子圣旨，教进内苑看视太子。那老叟直至宫中，抱着太子，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，太子便不啼哭。那老叟不言姓名，只见化阵清风而去。耳边道八个甚字？道是：“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。”端的是玉帝差遣，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。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，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。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，在位四十二年，改了九个年号。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，至天圣九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。这九年谓之一登。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，这九年亦是丰富，谓之二登。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，这九年田禾大熟，谓之三登。一连三九二十七年，号为“三登之世”。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。谁道乐极悲生。嘉祐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，雪片也似申奏将来。

且说东京城里城外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，自出俸资合药，救治万民。那里医治得？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。是日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，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已毕，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，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教翰林院，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复会百官计议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，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道：“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宜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禁院，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，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

星夜来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，大小官员出郭迎接。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官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：这代祖师，号曰‘虚靖天师’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，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？”真人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，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，就进斋供，水陆俱备。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这代祖师，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，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数人请得下来？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？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，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，亲捧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。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，礼拜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，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既然恁地，依着你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，请太尉起来沐浴，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，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愿志诚上去。”

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。独自一个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。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，在京师时，重榻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撮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

风。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，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啊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得三十六个牙齿，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，浑身却如重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，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但见那条大蛇，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看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，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栗子比饅头儿大小，口里骂那道士：“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有个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，并衣服巾帨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，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笑吟吟地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那里来？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，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，‘今上天子，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醮，祈禳天下瘟疫，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。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，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分付他，一定是了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得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”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里，跳出一只吊睛白

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；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尽是你这道众，戏弄下官！”真人覆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，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旁边，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识得俺么？’”他道：“已都知了。”说天师分付，早晨乘鹤驾云，往东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！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獯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，非同小可，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且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，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太尉。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，留在上清宫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，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晚。

次日早膳已后，真人、道众，并提点、执事人等，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，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。行至官前官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，右廊下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。诸官看遍，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。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，正面两扇朱红桶子；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；封皮上又是重重迭迭使着朱印；檐前一面硃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问道：“此殿是甚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迭迭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，不得妄开。走了魔王，非常利害。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铸，谁知里面的事？小道自来住持本宫，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

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着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甚么模样。”真人禀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！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，‘今后诸人不许擅开。’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外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快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！”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

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，违别圣旨、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远恶军州受苦。”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打开大锁。

众人把门推开，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洞洞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一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碣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石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；照那背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挡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‘遇洪而开’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！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碣底下。汝等从人，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

真人慌忙禀道：“太尉，不能掘动，恐有害事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！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省得甚么！碣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，你如何阻挡？快与我唤人来开！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，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碣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，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！”太尉那里肯听，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。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了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，直冲到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撇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掀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，奔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

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，却是甚么妖魔？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，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囑付道：‘此殿内，锁镇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碣，凿着龙章凤篆姓名，锁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！”当时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修整殿宇，竖立石碣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途中，分付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，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夜回至京师。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，天师在

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箓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且回龙虎山去了。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，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。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，晏驾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，太宗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。神宗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宗。那时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。

且住，若真个太平无事，今日开书演义，又说着些什么？

有分教：

宛子城中藏虎豹，蓼儿洼内聚蛟龙。

毕竟如何缘故，且听初回分解。

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，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“高毬”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“毛傍”，添作“立人”，便改作姓高，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民，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，名唤柳世权。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千隔涝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宽恩，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，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量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赍发高俅回东京，投奔董将仕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迤迤回到东京，径来金

梁桥下董生药家，下了这封书。董将仕一见高俅，看了柳世权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着得他？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，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，若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住了十数日，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久后也得个出身，足下意内如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仕。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，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。

门吏转报，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，看了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？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。他便喜欢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干人，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，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拜见了便喜，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，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自古道：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，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见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，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。即如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；踢毬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当日，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具备，请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，食供两套，那端王起身净手，偶来书院里少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，极是做得好，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。想那笔架，必是更妙。”王都尉道：“明日取出来，送至宫中便见。”端王又谢了。两个依旧入席，饮宴至暮，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却使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，

将着两般玉玩器，怀中揣了书呈，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，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，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庭心里，和小黄门踢气毬，你自过去。”高俅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院公引到庭门，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儿边，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。

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那个气毬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使令，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。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！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气毬，你唤做甚么？”高俅叉手跪覆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端王道：“这是‘齐云社’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伤？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！”三回五次告辞，端王定要他踢。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采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，那身分模样，这气毬一似胶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，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？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见了千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，入宫来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称谢两般玉玩器。入席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，孤欲索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抬举你，你有边功方可升迁，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